

高老爷夫妇的 婺源乡居生活



高老爷 高老爷山荆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高老爷夫妇的 婺源乡居生活

高老爷 高老爷山荆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老爷夫妇的婺源乡居生活 / 高老爷, 高老爷山荆著.

— 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5452-0831-3

I. ①高… II. ①高… ②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
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2691号

责任编辑 吴迪

书名：高老爷夫妇的婺源乡居生活

作者：高老爷、高老爷山荆

图书策划：上海贝叶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址：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（邮编200040）

经销：全国 

印刷：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×1240毫米 1/32开

印张：8.625

版次：2011年3月第1版

印次：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452-0831-3/J.505

字数：220千字

定价：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021-56517029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写在前面

屈指一算，我们夫妇到婺源乡下生活，竟已进入第四个年头。这一千多个日子，真是人生美妙的时光。

从此，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了客户，没有了上级和下属，没有了提案，没有了竞争，再也不用打卡，不用加班——这是我们梦寐多年的生活，如今竟然全实现了，而且这种生活比我们当年躺在床上所梦想、所津津乐道的，更美好、更惬意：清晨的自由苏醒，山野里的漫步，阳光下的阅读，田间辛劳却快活的耕种，夏天小河里的游弋，冬日火炉旁的闲聊……每一个过去的日子，都充盈着淡淡的喜悦和深深的满足。

2008年11月，我们在天涯论坛上以“上海白领夫妻的婺源乡村生活”为题，发帖记录我们的乡村生活。没想到，就此认识了一大批情投意合的朋友。在网上这个虚拟的“高老庄”里，我们一同分享着乡野生活的丰盛，结下了真挚的友谊。在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工作生活近十年，我们结交的知心朋友为数寥寥。而当我们离开喧嚣人群，却因为网络，结识了这么多真诚可爱的朋友，这可真是奇妙的缘分。

在网友们的建议和支持下，我们甚至开了一家小网店，出售当地的土特产以贴补家用。于是，我们这对农夫农妇又多了一个新身份：网店小老板。这是颇为有趣的身份组合：我们锄地种菜，用传统的劳作方式获得食物；我们开网店卖山货，用现代的营业方式获取少许现金收入……我俩的收入目前还很微薄，这多少令一些关心我们的朋友为之担心，不过我们倒并没有因此而忧心忡忡，因为和我们的“低收入”相对应的，是我们的“低消费”。掰着手指头算



算，每个月包括水电煤电话宽带及购买水果肉类等在内的各种开支，我们花费不过七八百块。

想一想，在城市房价一天天飙升的年代，若身居大都市，纵然月薪上万又谈何富足？而在这小小的山村，我们虽收入有限，但住着占地一亩的大宅子（还不用交物业管理费），吃着自种的有机蔬菜，呼吸着千金难买的新鲜空气，拥有着大把闲暇时光，这种生活该是多么富足。

对，我们是富足的，因此我们欣然接受了网友们“地主、地主婆”的戏称，同时真心希望有一天，有更多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的人能回到乡村，回到自然的怀抱，和我们一样，做真正的“富有的大地之子”……

高老爷、高老爷山荆

2010.11.20

于江西婺源

目 录

高老爷夫妇的婺源乡居生活

写在前面 / 1

—高老爷部分—

我们的村子 / 2

引子：这才是房子 / 8

宅中漫步 / 9

修缮工程纪要 / 23

无所事事的清晨 / 27

最爱是乡野 / 33

小土灶 / 37

我的杂粮粥 / 40

有些菜是天上掉下来的 / 44

漏雨小记 / 47

戴文静与黄小勇 / 50

快乐鸡鸭 / 61

喜旧厌新说家具 / 64

悬壁禅师 / 68

抬阁见闻 / 73

吉鸟临堂 / 78

生灵 / 84

清风流水最消夏 / 89

月下十美 / 98

数钱不如数南瓜 / 100

采花轶事 / 106

打醮见闻 / 111

野藠子炒鸡蛋与金融危机 / 116

农民与白领：谋生角度的一种比较 / 121

冬天来了，狗离狗肉还远吗？ / 128

有空多晒晒太阳 / 133



—高老爷山荆部分—

- 村民的猜测 / 136
没有指针的生活 / 138
老天爷的子民 / 142
村民与“怪佬” / 145
袖珍菜园里的超级乐趣 / 148
蔬菜 / 154
体力活 / 157
手工活 / 160
不拿自个儿当外人——宅里的动物们 / 163
金牌芳邻 / 167
乡野漫步 / 172
野花 / 175
野味，野趣 / 180
我家小鸡初养成 / 185
那条弯弯的小河 / 189
夜色无边 / 192
老宅冬日 / 195
冬日晾晒 / 199
老高与老鼠 / 202
做糯米子糕 / 206
多余的衣服和鞋子 / 210
电视失宠了 / 213
访客趣谈 / 216
访客留影 / 220
天涯对话 / 224



高老爹部
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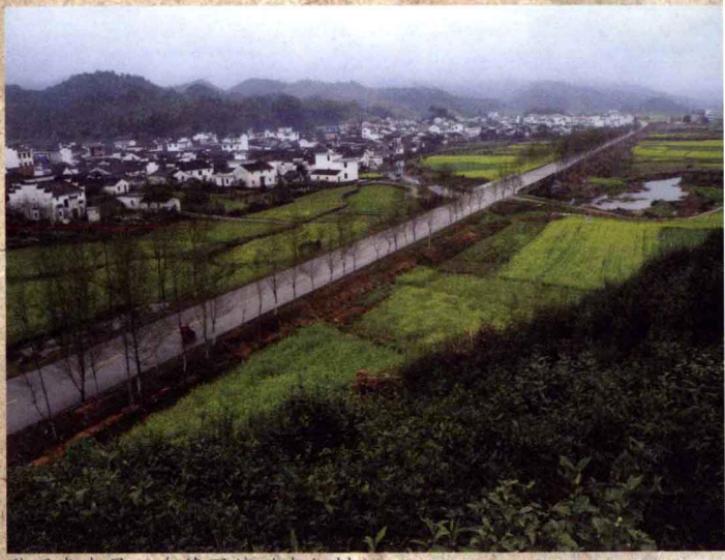


我们的 村子



晨雾中安详的村





婺源春来早（在茶园俯瞰我们村）



农作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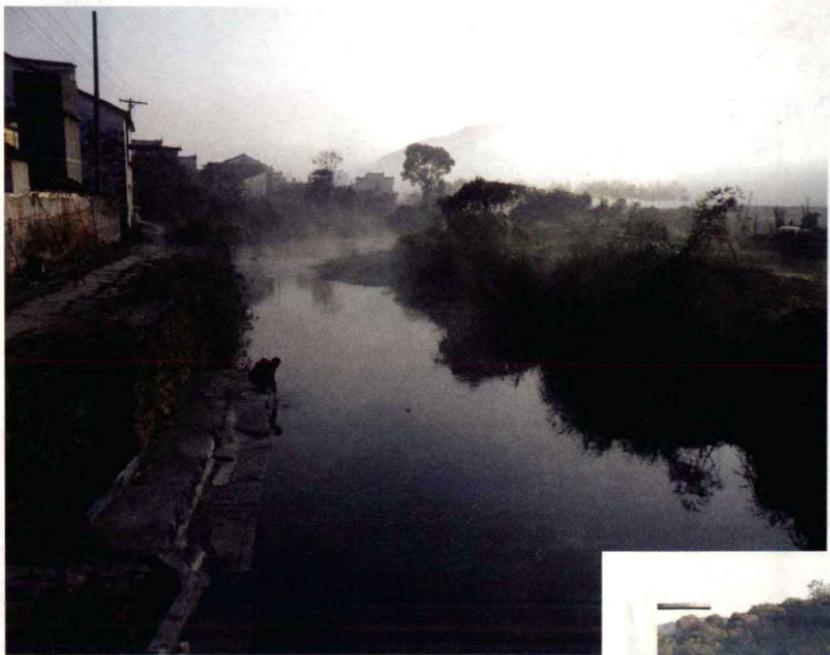
粮食作物
粳稻籼稻
大麦小麦
蚕豆豌豆
大豆蚕豆

宝中之宝
旱中之烟
三季蔬菜
红黑小菜
以根为副

家家有柴垛

梅开时节，在山上远眺村庄

廊桥，老街



小河从村边流过



雨巷



深秋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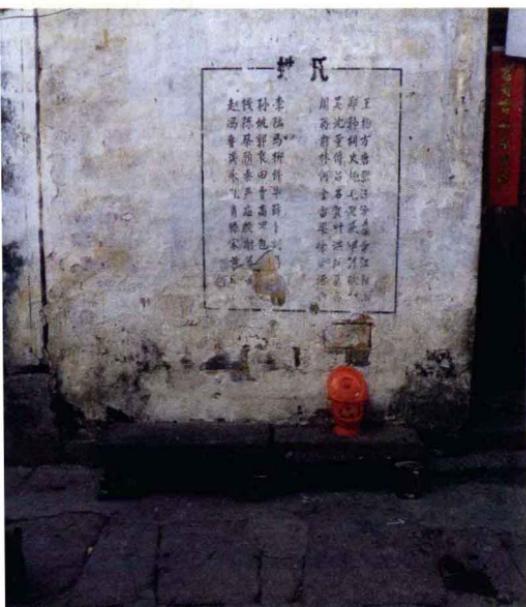
奶奶帮我梳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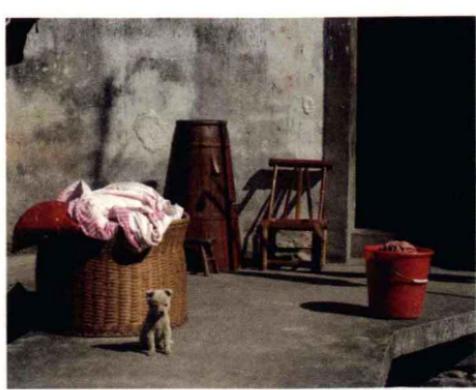
暖暖冬日



做油纸伞的老人



墙上课本（曾做扫盲用）



小狗看家

引子：这才是房子

2006年12月，在人生第33个年头，在江西婺源一个村庄，山荆和我租下了一幢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宅。租期40年。次年9月，我们两口子期盼已久的乡村生活正式拉开帷幕。

成家好几年，还是头一回感觉自己有家。过去，自己从来不把租来的甚至买来的房子称之为“家”，回去时只能说“回住处”，偶尔说错了也要改过来。

我们这个家占地超过了一亩。上下一共三层。家里让人欢喜的好东西真不少。石箍大门高大气派，铺在堂屋的一百多块青石庄重朴实，有些经年累月才完成的木雕非常精美。房间有二十个左右。其中包括一个比篮球场小一些的大院，一个可以打羽毛球的客厅，还有一间双面山景书房……

在我眼里，这才是那种称得上“房子”的东西。当然，这处大宅院实际上早已远远超越“房子”这个词在今天的一般涵义。

我们俩都受过普通高等教育，都在写字楼里做过白领，都有过在我国赫赫有名的几个超大型城市长期工作、生活的经历。我们终于避开城市到乡下来生活的基本动因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——因为遭不起城里那份洋罪。

乡下的光景，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相比过去在城市的那些日子，它自然要美妙得多。本书写的正是我们在乡下的一部分生活。作为夫妻，其间经历有许多是共同的，但所感所想所悟不完全相同，因此本书分成了两部分。

我们的乡村生活肇始于这幢老宅，接下来就从它说起吧。

宅中漫步

如题所示，本文想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家。同时，我还想探讨一些与房子有关的话题，并抒发一些与房子有关的情绪。

在城市及其他现代环境中，谈论房子或者接触房子经常是被迫的。这是现代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——你周围的信息、声音乃至空气，都会迫使你感到不谈某些话题是不可能的，至少是不正常的，不过，谈我们的老房子倒可以从容得多。可以毫不迟疑地说，过去我们在大城市租住和见过的任何房子都无法与之媲美。

过去在大城市那些年，总摆脱不掉一种憋得要命的感觉。我们认为，必须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，居家过日子才不会憋闷。这座大宅院完全做到了。

按照顺序来说，对我最重要的部分分别是这四处地方：第一是院子，第二是天井（我们家老屋部分的厅堂基本闲置，而且前堂中堂后堂全部是打通的，也没有住老屋的村民家摆在中堂的那些家具。本文所说“天井”，一般相当于老屋的前堂），第三是三楼书房，第四是客厅。厨房和卧室对生活虽然也很重要，但这两处地方主要是功能性的，可说道的地方相对而言不多。

「家有大院」

这么多年，自己终于有院子了。

从位于我们家地盘北边的那扇小门进来，是一个不大的小院，叫小院或小北院都可以；走几步向左手拐个弯儿，穿过厨房，穿过客厅，再穿过大院（或称南大院），到达地盘最南边的大院门，这段



距离大约是五十米。这五十米长，将近十米宽的地面，基本上都被我们的大院和客厅所盘踞。

似乎徽派民居格局都有些拥挤。特别对位于村子中间的人家来说，有大院是非常奢侈的事情。在本村及周围几个村子，我们还没见过哪户人家既有老房子，又有我们这种规模的大院。

大院里现在一半地方都种着菜。这些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，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吃起来最方便也最安全的菜。一般情况下，菜地在大院里的地位只会加强不会弱化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大院还远远不是那种比较精致的，具备很多文人式情趣的“庭院”。

出客厅南门不远，有一棵精瘦的枇杷树，是原先就有的。它一直让我们感觉有点鸡肋：叶子不多有点难看，树不高遮不了多少荫凉。倒是结果，但果子一是不多二是不太中吃，有点酸。想栽棵别的自己更中意的树吧，又感觉它把栽树的最佳位置给侵占了。把它砍了吧，又觉得对不住它……它最大的用处，就是曾帮我们节省了一些搭丝瓜架和南瓜架的功夫。当然，它也有一项没什么用处的好处，有时小鸟会落在树上，我们看着觉得挺好。要是砍了或者移栽到别处，鸟在院里不就少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吗？

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北方。我家在山东，胶东和鲁北都待过。不说大小，记忆中我们那里的农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院子。在大城市囚居若干年，我从自己身上反复察明过一种情形——假如居住地周围没有田野，或更干净的自然环境（这在大城市是不可能的），



大院